

五代史記

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三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三

一

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及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其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脩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兗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
以屈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輩立辨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彥賢入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

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蕩發卒末帝為之立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
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遇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溥已立友

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千錢
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恩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車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恩安輕汝
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
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
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主名以為吉乃
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伏黑兵失道

旦至鉅野東遇環兵擊之環等大敗環走梁兵急追之環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環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環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環環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揚劉末帝乃以環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環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環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

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

於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踏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衡
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
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
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
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琊郡王友珪立
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
晉多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
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
八贈太師諡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
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
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
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
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
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
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
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
益取魏中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

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棧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
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
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
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
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
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
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
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
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
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
晉兵復來遲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七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
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
葛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
澄溫裕所將三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辨彥章事末帝累遷
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

彥章爲排陣使也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率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
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
敵中如此瓌心思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
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
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
將反瓌旦亭士使珪伏甲殺之寒澹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第二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兵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五代史三十四

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也然板築之功難就陛下日以精兵挑

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
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
壘於博州東晝夜潛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
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
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
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之果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
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
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
之雖欲以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
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
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
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
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

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
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相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已
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官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
官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
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
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
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
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
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
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
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
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

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
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
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唐舊
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弁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
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鄉
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愚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
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
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
節度使從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
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
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
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官官進曰臣見長安金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大內不及故時鄉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
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官官曰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
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
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
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

天下之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息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羸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官官曰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官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所養畜之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岳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

卷之四十八

五代史二十四

五十一宗一宗

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官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昌宗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祀明年征蜀謀擇大將時明宗

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譏是也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
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
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
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
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
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
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
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諤
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
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

卷之六

宋史二十一

六

宗

蜀人大怒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
必為太子俟王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蜀馬亦
不可騎繼岌之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
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
延嗣發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
嗣還上蜀將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
二百五十二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
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之富蜀天下
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
上誅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初

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正德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且盧韋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韋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

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

而後奏是時隨駕聽于軍十桑弘遷歐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
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
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
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
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
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詔蠲除之其
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
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自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
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
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

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佐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政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盦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

吾將自討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温以戒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巖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巖人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姦以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繼得吳謀者言徐和誥欲舉吳國以

稱潘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干婚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璘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曾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及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然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官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
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
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虜變重誨仁崇緒崇贊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六十五

長安縣志

十三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
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官者使
于重誨使者見重誨号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
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
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
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走
抱之而呼曰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
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
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

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事記

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天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

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一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擧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

五代史記卷第一十五

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

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
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
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
原留其六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
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
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
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野河北晉
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
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
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
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
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餓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塵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塵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旨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上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仇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衆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苻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苻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性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巨儒，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脩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關實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
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
當救曰願假臣騎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契丹
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在塞與其子彦回
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寨河南北爲兩城晉
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諒以河中
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諒亦遣存審與李嗣
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勇之軍不虞晉軍之速至
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
道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千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

五代史卷十五

六

然可...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言軍屯朝邑諸將皆
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
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
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
有黑氣狀如鬪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遣軍擊鄩大敗
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
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
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鎰晉遣閻
寶李嗣昭等攻之至...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
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晉敗血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

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遼虜乃以存審爲虜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挾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鈎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徙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敕贈大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述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罅隙以一日之忿不能取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寃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涼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田鵠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繼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瑋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州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脩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齊縣人追擊之梁軍奔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
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
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
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
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
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
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

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
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
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新關徹天下談者未有
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
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
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
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
戰辛縣故元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
節軍晉攻揚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

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

五代史考

十一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晝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與牙兵卽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塞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變身軍士入朝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

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趨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必當赦宥在禮臣無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

之軍士大譟行欽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

乃益召諸鎮士皆屬行欽行欽上西山分諸鎮

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
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
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
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
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
宗討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
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
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
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
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

傍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
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
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
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
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
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
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
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
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澤
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死何負於

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
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九
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錢林都虞候後擊王行

瑜李巨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公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
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
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
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
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相州刺史病風廢明宗
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慰甚厚加檢校太尉
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祿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蒲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
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以爲孝義指揮使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

四四十二

五代史卷之二十五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摠管而負區循不荅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爲之嗟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
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劉
南高季與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襄州

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詎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
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
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
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
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